

秦淮感舊錄

第二集

曹聚仁著



上海圖書館文具公司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秦淮感舊錄

(第二集) 曹聚仁 著

秦 淮 感 舊 錄 (第 二 集)

著 者 : 曹 聚 仁

出 版 : 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發 行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 2B-C 號

San Yu Stationery & Publishing Co.

2B-C, Sai Yeung Choi St., Kowloon, H.K.

印 刷 : 立 信 印 刷 公 司

九龍新蒲崗五芳街23至25號

緯綸工業大廈十一樓

一九七四年四月版 定價 \$ 8.00^K

版權所有·翻印

前記

——談時事小說

三年前，我誇下大口，說我要寫小說了；這本來頗可笑，我也曾寫了幾十年小說，卻不會寫得成器過。十八年前，我一開頭就說取法乎上，要寫一部像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小說，結果畫虎不成；經過了十多年的觀摩，才明白得取法乎下，即算托爾斯泰生在現在，把戰爭與和平刊在香港報刊上，也不會引人注意的。「取法乎下」的經驗，使我有勇氣再寫小說。動筆寫的，是一種時事小說，題名秦淮感舊錄。寫蔣家政權總崩潰前後以及美帝國在遠東的軍事陰謀，蔣家退處孤島，美軍在朝鮮再衰三竭，法軍在越北慘敗投降，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四年八年間的遠東情勢，不知不覺也就寫了一百萬字；從量上說，比戰爭與和平還要多，質呢，簡直不能並提的。

一動手，才知道時事小說和新聞小說，跟劍俠小說、歷史小說，幾乎每一種報刊都有幾種在連載，毫無創新的意味。我且說說我個人的經驗。且說，五年前，陳先生拿一

部周榆瑞的侍衛官雜記給我看，要我加以批註。那知這位到過廬山，重慶，南京的記者，雖說到過委員長侍從室，卻對待從室內情完全隔膜，簡直不對頭。他又對於近三十年的時事，並未加以整理，時、地、人，處處不對頭，簡直無從批注。第一個大笑話，抗戰勝利那一個月，侍從室奉命結束；周的雜志卻正寫到戲肉，豈非大笑話。馬歇爾將軍曾經訪問華北，遠及延安，周氏卻說馬氏回到華盛頓去了。至如南京政情，他更是亂攪一通，叫我怎麼說呢？因此，批評工作，不久便停住了。後來，我就寫一大段時期的「萬里行記」。直到大前年，陳先生要我作另一份時事小說的批注，我對於一般人的史事知識實在不敢相信，建議另起爐灶，從頭說起，便是這種小說的由來。

寫小說的原則，一面要有「詩」的想像力，一面卻要有「真實」的資料。這便是曹雪芹所引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真真假假，半真半假，若真若假，如斯而已。

我動筆寫時事小說，幾乎每人都碰到了同樣的困難，即是我們所描寫的對象，那些軍政黨人物，都是我們所不了解的，有的我們見過一面，但他們的性格、嗜好、談吐，幾乎一無所知。所以曹雪芹寫紅樓夢，他寫的都是他所了解的人，而我們卻要寫所不了解的人，這樣，便笑話百出了。不獨周榆瑞的侍衛官雜記，即其他同類的小說，也實在

使人無法看下去。最近，反共論客們，寫了不知多少篇關於江青的傳奇，有一家研究所還出了一本江青正傳，有十多萬字，在我看來，幾乎沒有多少是說對了的，連形象也是。這使我想起了心理學家傑姆斯的話，這是人類心理的或種盲目。

讓我說件小事：有一天，和我日夕相見的一位朋友閒談，他在一家世界性通訊社工作，也在幾家報館做過翻譯、編輯工作。他的政治知識水準之高，自在一般人之上，他的常識之豐富，更不必說了。他卻對我說：『老曹，你時常到北京去，怎麼不帶隻熊貓來玩玩？』我聽了不覺大笑，便找了一篇徐鍾珮小姐當年所寫有關熊貓小姐的電訊。它運到新德里時，路透社的電訊如何報導；它到開羅時，倫敦各大報記者如何趕往迎接；到利物浦碼頭時，趁專車而來的百餘位記者怎樣搶鏡頭；一到了倫敦，空城空巷的盛況，更不必說了。總而言之，那一天，熊貓駕臨，連邱吉爾也黯然無光了。我對L兄說：『我有一隻熊貓的話，索價一千萬美元，不算太多嗎？』L兄自己想想，也覺得十分可笑了。

那末，我們面對蔣家的國民黨政權，該寫的人物，該說的故事，總比大觀園更多吧！單說蔣家一門人物，從蔣老頭子以及他的孫兒孫女，試問眼前這些新聞小說，或時事小說，又有誰寫得有些影子過？（我承認我也是十分隔膜。）蔣家究竟如何過活？怎

麼穿？怎麼玩？怎麼吃？愛吃什麼？所謂寧波官話，究竟是怎麼一種腔調？周榆瑞所寫的，完全不對頭。老頭子素來帶着假面具做戲，但，他也有真的一面，我們寫小說的就沒見過。有一回，老頭子跟經國遊日月潭，艇子在光明島小住，有人向老頭子說述光明島的由來，說這島名是劉文島取的。老頭子道：『那末，爲什麼不就叫做「劉文島」？』可見老頭子也懂得幽默的。至於老頭子跟宋美齡吵嘴的事，我們當然寫不出來。有一衛士，告訴我：那回鬧陳小姐故事時，宋美齡指着老頭子罵道：『你的大兒子叫經國，第二兒子叫緯國，這一個呀，就叫亡國！』罵得頗尖刻呢！

我知道會有人問我：『你既說一般時事小說過於虛妄，幾乎近於怪誕，不足爲訓；那末，你自己寫時事小說，又將走怎樣的路子呢？』我並沒說我寫得很成功，但我已找到一條路子。這便是左拉寫「盧貢家庭的家運」、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李劫人寫「大波」的路子。正如啓明老人所說的「詩與真實」，在史事這一面，要十分真實，在描畫這一面，要富有詩人的想像力；我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們所要寫的時事新聞人物，大多都是活人，這就難於動筆了；因爲這些活人，大多都是我們所不了解的人；我們替他們嵌進一個靈魂，加以形象化，在了解他們的人看來，簡直非驢非馬，十分可笑，這就弄巧反拙了。我在新聞記者羣中，算得比較幸運

的，接觸的面比較廣，認識的新聞人物比較多；這樣，我更覺得了解人性的困難。有一回，我寫了侍從室的生活，友人胡兄便指出了一些錯誤，直到我看了姜超嶽的「我生一抹」，才把侍從室的輪廓弄完整來，更覺得周榆瑞的雜誌，太不成話了。

這樣，我贊許了李劫人先生的大波，他寫辛亥革命在成都的朝野動態；關於爭路的史事，以及革命狂潮的到來，就跟當事人之一周孝懷老人所寫的那麼真實；但他的筆着力在寫黃家郝家那一串人，和青年學生楚用、王文炳、彭家麒，以及傅隆盛、吳鳳梧這些小人物，這都是子虛烏有的人，我們卻從吳鳳梧傳隆盛的動態，看到了革命大波的振幅。正如「戰爭與和平」雖寫了拿破崙、亞歷山大（俄帝）以及科都曹夫（俄主帥），真正使我們了解的乃是彼得和娜塔莎。我們不要寫真實的活人，要寫子虛烏有的小說人物。

有一天，湯兄問我：『你對韓戰經過，怎麼這麼熟識？』我說『我是以治史的態度來處理時事，爲了寫小說，我就把麥克阿瑟、狄恩少將以及韓戰實錄這類第一手史料都找來了，我如不能掌握這一份資料，我就沒法來搭成時事的架子。』

這是我寫秦淮感舊錄的一點感想。

目 錄

第二十一回	揚子江頭亂暝烟	一
第二十二回	山迴水複疑無路	一九
第二十三回	柳暗花明又一邨	三七
第二十四回	國賊軍心驚落葉	五五
第二十五回	雄師士氣勝秋風	七三
第二十六回	獨裁政體沉雲黯	九一
第二十七回	解放旌旗滿地紅	一〇九
第二十八回	錦繡山河收拾好	一二九
第二十九回	宜將剩勇追窮寇	一四七
第三十回	翻身別寫中華史	一六五
第三十一回	人民政協初登場	一八三

第三十二回	喚起工農千百萬·····	二〇一
第三十三回	江淮河漢盡壺漿·····	二一七
第三十四回	縱橫寰宇今殊昔·····	二三五
第三十五回	師徒効命盡遐征·····	二五二
第三十六回	春滿河山洗甲兵·····	二七三
第三十七回	中原萬里縱橫意·····	二九一
第三十八回	三軍過後盡開顏·····	三〇九
第三十九回	河山光復慰吾生·····	三二七
第四十回	驢背陳搏同一笑·····	三四五

第二十一回 揚子江頭亂暝烟

國共的正式會議，始於四月十五日；那些駐京記者共同虛構的和談電訊，比事實早了十天。（後來局勢急轉，一般人已經不再注意那電訊的真實性了。）倒是鄭家客廳中，間接從李代統那邊知道，四月七日李代統曾經致電毛澤東主席，文云：

『張長官文白兄轉潤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來，排除萬難，決定謀和，悱惻之忱，諒貴黨及各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屆和談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蒞平，協議問題亦已採納貴方所提八條件爲基礎。宗仁懷於戰禍之慘酷，蒼生之憔悴，更鑒於人類歷史演成之錯誤，因以慮及和談困難之焦點，願並已飢已溺之懷，更作進一步之表示：凡所謂歷史錯誤足以妨礙和平如所謂戰犯也者，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至立國大計，決遵孫總理之不朽遺囑，與貴黨携手，並與各民主人士共負努力建設新中國之使命。沉復世界風雲，日益詭譎，國共合作，尤爲迫切。如彼此同守此義，其他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爲玉帛，登斯民於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電佈悃，諸希亮察。弟李宗仁叩』

陽印。」

這一份當年不會見於報載的電文，對於鄭家客廳上那一羣朋友富有暗示的意味。國棟認為雙方談判，顯然已經觸了礁石，否則李代統用不着發這麼一封電文，只不知在那一點上談不攏來？成斌接上來說：「我們從電文上，可以看出『戰犯』一項，沒有談妥，所以說：『縱有湯鑊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辭。』」文車也說他的看法：「一定老頭子積極備戰的事，中共知道得清清楚楚，電文中才說：『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爲玉帛，登斯民於衽席』的話。」大家這麼一想，才明白和談並不順利，而不順利的主因，仍從溪口的動態而來。

原來，張治中這一代表團到北平那一天，機場上在那兒迎接的，只有共方和談代表團祕書長齊燕銘和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等人在迎接，並不見中共軍政黨首領在場，大家心中，就起了一個疙瘩。晚上，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設宴招待，席間才對張治中氏說：「你們北來之前，不是又到溪口去了一回嗎？本來，我們是準備到機場來歡迎的；你們既到溪口去請示了，我們就不來迎接了。」這時，張治中就说：「代表之中，除了章士釗先生，都是國民黨黨員，行前不到溪口請示一下，對於和談，不是更多障礙嗎？」這樣，就把一層雲霧掃開了。

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慢慢集中到鄭家客廳中來，經過國棟爬梳整理，播送到海外去；又經航空報紙轉播到上海來，里巷耳語，也慢慢明白國共和談，只是盡人事而聽天命而已。

成斌曾經在G社聽到一段舊話：『當年，毛澤東應邀和赫爾利一同從延安飛到了重慶；在機場，除了那六位訪問過延安的參政員，政府要員只有邵力子一人。在老頭子心目中，顯然是在招安，並不以對等地位對待共黨的領袖。這都是老頭子缺少政治家氣度之處。那回，毛氏的氣度是好的，並不計較這些小節；但他是記在心頭的。這回，和談代表既然要秉承總裁的意志，那就在北平機場冷落他們一陣，顯有報答當日重慶冷落毛主席之意。』因此，成斌的看法，國民黨方面，要想和共方對等地位相處，只是一面的單相思，事實上早已不可能了。（依張治中的想法，在徐蚌會戰前開始和談，還有對等的可能；到了如今，實力已不對等，圓桌上也不會對等了。）黃任之他們也一定記起了陳立夫當年的話：『有力量就打了去，國民黨的天下是打出來的，要想在圓桌上談了去，那是不可能的！』

成斌從美國大使館抄來一份新華社的電訊，題爲「南京政府向何處去？」那專論中說：『南京政府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靠攏美、蔣，一條是靠攏人民，而與美、蔣決

絕。』又說：『在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堅持地走第一條路。無論他們在口頭上怎樣說得好聽，在行動上他們是繼續備戰，繼續賣國，繼續壓迫和屠殺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們是蔣介石的死黨。一部分人願意走第二條路，但是他們還不能作出有決定性的行動。第三部分人是一些徘徊歧路，動向不明的人們。他們既不想得罪蔣介石和美國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陣營的諒解和容納。但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又說：『南京的李宗仁何應欽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爲數甚少。這個政府到今天爲止，仍然是蔣介石和美國政府的工具。』中共當局，已經把南京方面的內情，看得清清楚楚了，要中共來合上老頭子的緩兵之計，要中共來配合李代統的南北朝夢想，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這樣，成斌決意在四月中旬，離開南京回到長沙去了。倒是倪小姐的興致好，說是時局雖是風風雨雨，春光卻又這麼明媚，大家鼓起興來，作一日玄武湖之遊，也算替成斌送別。國棟也就忙着叫船點菜。屈指一算，他和小英湖上定情，恰已一年了。

且說，四月中旬，春色已深，玄武湖頭，垂柳飄雪；只因時局緊張，湖上卻很少遊艇。國棟僱了一艘畫舫，一艘遊艇，停泊在櫻洲埠頭邊上，顯得獨佔湖光，一枝獨秀。

恰好櫻洲曲藝小苑久已輟唱，那位有名的簫笛名手陳師父閒在那兒，國棟找了來助助

興。小英一時興起，要陳師父伴着她唱一曲「懶畫眉」，道：

『王氣金陵漸凋傷，鼙鼓旌旗何處狂？怕隨梅柳渡春江，無主春飄蕩，風雨梨花催曉妝！』

笛聲悠揚，歌聲嘹亮，舫中男女，聽了都拍手喝彩。倪小姐把小英拉在身邊，說：『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手本領！』成斌笑了道：『您不知道她是歌壇名家鳳兮小姐的妹子嗎？先前鳳兮小姐在秦淮河邊唱椰子，唱的便是桃花扇。那晚，「傷兵之」、「軍官縱」在六朝春鬧事，我們的鄭兄做了護花使者，這才結下這場姻緣。小英本來唱得不錯，這一年多，忙着攬新聞，這才攔了下來。今天陳師父的笛子配上了小英的曲，也可說是雙絕了！妙在「鼙鼓旌旗何處狂」，又是切合時事！』倪小姐接道：『這麼說來，我們的鄭兄，便是侯公子了！』國棟忙着搖了頭，長嘆一聲道：『寫在孔尚任筆下的文士們，看似這麼使人敬愛的，其實，明末復社那些所謂正人君子，都是好高論，尙空談，一碰到實際問題，就沒有辦法了！那時，滿族人，連把俘虜改編的漢軍旗在內，也不過五百萬人；漢人呢，那時就有一億三千萬人那麼多，竟擋不住滿洲騎兵的鉅蹄，讓他們統治了去，統治了二百五十年那麼久，不是奇事嗎？明末清初，那幾位大儒，如王船山、顧亭林、黃梨洲、顏元、李塨，都在研究這個問題，他們都明白所謂聖賢所謂文

士，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不辨菽麥，不事生產的人。可是到了今天，所謂知識分子，還不是跟侯公子一樣，有什麼用處？你們看，胡適之也好，蔣夢麟也好，張君勱也好，王世杰也好，都是自負不凡的，一碰到了蔣老頭子，誰都沒有辦法了；真所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等到國棟發完了牢騷，成斌卻提出了反證：『今日的毛澤東、周恩來，連陳毅在內，那一個不是秀才，他們都和曹操、曾國藩一樣，「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都是允文允武的人。老頭子自命是軍事家，他有着黃埔學生那麼三千軍官，一碰上了毛澤東，便束手無策，小碰小輸，大碰大輸，沒打過一場平手，可見得新的知識分子，跟舊時代的士大夫大不相同了！』大家聽了，覺得這話大有道理。

依馬文車聽來，似乎還有一點道理，大家還沒想到。他說：『你們想到了新的知識分子和舊式士大夫的對比，話是有道理的；可是共產黨還說了一句話：「組織就是力量！」北洋軍閥比不上國民黨有組織，北洋軍人就垮台了；國民黨組織比不上共產黨嚴密，國民黨也就打輸了；那位杜老板有他們那一套黑社會的組織，蔣老頭子也就讓他們橫行一時了；共產黨來了，杜老板也只好認輸了！你們可知道：章士釗從石家莊回來，杜老板就決定到香港去了！到今日，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自尊自大的路子是走不通

了！』小英很贊許這一番話，她說：『洋人總說我們中國人一盤散沙，如今，共產黨把一盤散沙弄成了一大塊水門汀，那就連洋人都得低頭了！』『洋人不怕老頭子，就怕毛澤東！四萬萬五千萬人一組織起來，那可不是簡單的事。司徒大使心頭就明白老頭子已經不中用了，周恩來就了不得！』

國棟接上來說道：『但是，我們都要散了！成斌要回長沙去了！我們呢，大概不會在南京留得久了！文車呢，就算不回家鄉去，也不會留在南京吧？』文車大聲道：『我們都是單獨一塊一塊的磚頭，不會砌到什麼牆頭中去，那就給別人一脚踢開了！』他看着國棟的臉，笑道：『我知道你們是要到香港去了，那又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不會砌到什麼牆頭中去的；在那兒發發牢騷，看看熱鬧是好的。我呢，想到上海看情形；依我看，今後的知識分子，要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有什麼牆頭要我這塊磚頭。』

成斌忽然想起 G 社原是一堵牆頭，卻也是一堵自由主義的牆頭，紀律既不要嚴格遵守，組織也不怎樣嚴密，是不是解放軍到來了，這樣的組織還可能存在呢？他想他回到長沙以後，真的要把自己的出處問題安排妥當來了。這時，國棟和小英舉杯向他敬酒：『這幾個月，我們相處多麼愉快呀！要不是時局這麼嚴重，我們一同在南京混下來，多麼好呀！』成斌笑道：『我要反問一句：我們爲什麼不能在南京處下去呢？大家都回不